

孤行者

李国平◎著

འཕྲུལ་ལྷོ་གྲོལ་ མིལ་ལྷོ་གྲོལ་ མིལ་ལྷོ་གྲོལ་
喜马拉雅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Shanmiao Zang

喜马拉雅的
孤行者

李国平◎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喜马拉雅的孤行者 / 李国平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000-8662-8

I. ①喜… II. ①李…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J412②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69529号

喜马拉雅的孤行者

出品: 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 陈沂欢 张超音

责任编辑: 徐世新 韩小群 刘 微

责任印制: 乌 灵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18

网 址: www.ec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695mm 1/8

字 数: 60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00-8662-8

定价: 198.00元

序言：你拍的不如他，是因为你爬得不够高

单之蔷 / 文

女人为什么要保留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呢？既是为了怀旧，又是为了虚荣：“我年轻时是很漂亮的。”这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出了摄影为什么存在和一直被人们喜爱的理由：留住过往，制造永恒。

但是假如被拍摄的对象不是像女人一样易于变化，而是本身就很永恒的话，那还需要摄影吗？譬如：山川与河流。

现在我正在看李国平的图片，他让我给他的画册写序。图片上全是些大山或者河流。这些东西存在千万年了，它们很少变化，或者说变化得很缓慢，不是我们人类的生命所能衡量的。那么我们有必要保留它们的影像并出版画册吗？我在问自己。

为什么摄影大师中很少有风光摄影大师，为什么风光摄影在摄影艺术中处于很边缘的位置？据说有位评论家对中国那些风光摄影大师一言以蔽之：那些傻拍大山的人。

看来，风光摄影师之所以不受摄影评论家待见，是因为他们不能制造永恒。当他们拍摄的影像腐烂成泥时，他们的拍摄对象还完好如初。

但即使我明白了这些道理，我还是喜欢李国平拍摄的那些大山与河流，我总觉得他拍摄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某些珍贵的东西。

他的影像里面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出于职业的原因，我看图片除了常规的看法之外，有时我看的方向与大家不同，大家是看图片中的被摄物。我是调换位置，从图片里被摄物的角度向外看，我把被摄物拟人化，想象那些被摄物也是摄影师，他们在拍摄影师，他在看谁在拍？这个拍的人怎样？那么当图片里的大山按动快门时，它拍到的是什么呢？当我这样换位后，我把李国平的图片拿来，每一张都这样来一遍，让大山或者河流来拍摄影师——李国平。这样每按动一次快门，我就得到一张图片（当然是想象中的）。我把这些图片整理一番，寻找我要找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我似乎找到了在李国平的影像中所潜藏的珍贵的东西。

这个东

西是“在场”，或者说在场的珍稀性。李国平在场的地方，其他摄影师缺位。以往摄影的珍稀性，看重的是某个时刻的珍稀性，我们说一个摄影师伟大，往往说他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某个珍稀的瞬间。但李国平的影像价值在于位置的珍稀性，他站到的位置，千万年了，从未有摄影师出现过，今后也很少会有。

任何图片的产生都有摄影师在场，这是无疑的。但是在场有珍稀和寻常之分，比如拍摄庐山、黄山、泰山，拍摄天安门、长城，摄影师在场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假如站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上，拍雪峰、冰川，或者到达某个摄影的角度，却是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和危险的，那么这时摄影师的“在场”就很珍稀了。

我在李国平的图片中看到了十分珍稀的“在场”。长江上游称金沙江，金沙江的上游称通天河。大家都知道有个所谓的长江第一弯，在云南境内一个叫奔子栏的地方。金沙江在这里拐了一个状如希腊字母Ω的弯。无数人拍过这个长江第一弯，因为这里紧邻公路容易到达。但是李国平的一张图片告诉我们，这个弯还没有资格叫长江第一弯，在金沙江的上游通天河有一个弯，才有资格叫长江第一弯，他拍到了。

整个通天河都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流淌，人迹罕至。找到这个弯已经属于探险了，何况还要爬上比通天河还要高许多的岸边的山头上，选取一个能够把整个弯全部摄入镜头的制高点，太艰难了。去过青藏高原的人都知道，有高山反应的人就不说了，即使没有高山反应的人，在高原上攀登高山，每一步心脏都像要跳出来一样，为什么登山的人在距离顶峰几百米的距离还要设一个营地，而不直接冲顶，原因就在于每一步都很艰难。李国平发现了长江第一弯很兴奋，但是开始时他拍的几张图片都不理想，因为

角度低，要想拍出好片子，必须爬到高山上。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爬山的过程。在横过一个流石滩时，他的到来，打破了陡坡上流石的平衡，流石开始带着李国平像河流那样向下流动，下面就是深渊。李国平闭上了眼睛。当他睁开眼时，他还活着，原来一棵枯死的灌木挡住了他。这样的经历获得的图片无疑是珍稀的。看了这样的图片，不了解内情的人会说这有什么，不就是一条大河拐了一个弯吗？是的，但是这条大河在这个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已经千万年了，这却是第一次在这样的角度与人遭遇，进入人类的视野。甚至可以想象在未来千万年，也很难再一次与摄影师相遇在那个位置，那个角度。

这样的影像还有许多。在大渡河大峡谷最壮观的金口河段，以往人们只去过峡谷的北岸，南岸险峻异常，景观罕见。李国平去了，并且穿越了这段即使猎人也很少出现的峡谷。他的日记，记叙了这样的场景：砰的一声，一只山羊从高处跌落，摔死在他和向导的面前，险些砸在他俩的头上，他们面面相觑，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处境。

在四川的凉山州甘洛县，有一个很偏远，但很奇特的彝族村庄叫二坪。这个村庄在大渡河边的万丈峭壁之上，村民们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是高架在2800米绝壁上的5道悬梯。牛幼小时，村民们从木梯上背上去，这些牛直到死都再也没有机会下来。李国平是第一个爬上五道木头悬梯，进入这个村庄的摄影师。

李国平的图片之所以具有珍稀性，是因为他总是在高海拔的地方拍摄，尤其是在青藏高原，他的图片大部分内容都是青藏高原。他好像是专门为青藏高原出生的。他的身体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就是永无高山反应。在高原上他行动自如，有如高原上的野牦牛。

有一年我和李国平一起走川藏线。在西藏林芝地区一个叫来古村的地方，我去来古冰川考察。由于我被冰川吸引，总想拐过一个

山脚，去看看山后的冰川，结果天黑了，我还在冰川上。返回的路艰难极了，要趟水过几道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那水砭人筋骨，寒入骨髓。后来我觉得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关键是我们没有照明工具，用手机的光亮当电筒使用。当我极度疲惫，几乎一步都走不动时，忽然，我看到了远处出现了飘忽不定的如豆的灯火，好像萤火一般，逐渐地向我们移动，后来听到了喊我的声音，原来是李国平带了两个村民来接应我们了。他给我们带来了食物，回去的路上他通过对讲机，让大本营给我们播放《回家》的音乐。那时，李国平在我的眼中像天使一样。

晚上，围坐在村子扎西家的火塘旁，我们一边烘烤趟河时湿透的鞋，一边看白天时拍摄的图片。让我惊讶的是，李国平拍摄的图片与大家拍的完全不同，他不仅拍下了整个来古村的全貌、来古冰川及冰川前面的两个湖泊，他还把环绕来古村的几座雪峰都拍到了。无疑，他站到了更高的地方，他获得了能够鸟瞰的视角。原来，早晨，我们还没起来时，李国平就爬上了村边一座海拔高达5000多米的山头上去摄影了。但是由于天气阴沉沉的，他拍的图片不理想。可这已经很让我佩服了，毕竟是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呀！然而更让我惊叹的是，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天气开始变化，阳光透过云层射出来，雪峰染成金黄，草地变得更加碧绿，这时李国平又向对面的山头走去，难道他又要爬上那座他早晨爬过的山头去拍照？是的，他又爬上去了，理由很简单：现在的光线比早晨好多了。

这是怎样一个人啊？在青藏高原上，一天两次爬上一座5000多米的山头去拍照，晚上又走向来古冰川去接应迟迟不归的我们……

后来又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我去珠峰的绒布冰川，由于路线走错，天已经黑了，我和一个藏族向导还在冰川上寻找回大本营的路，我们带的食品和水被向导放在了山坡上，回去取已经绝无可

能，饥寒交迫，体力透支到了极限。当我绝望时，我看到了对面的山坡上有一个红色的身影。我拿起长镜头一望，镜头里出现的是李国平，他来救我们了。

我把他当做我们的“夏尔巴人”，因为一想起他，我就想起关于夏尔巴人的传说：夏尔巴人的牛丢了，他们就会登上珠峰，在峰顶瞭望：牛在哪里？

有的人有出色的摄影才能，有的人有顽强的意志和体力，但是同时具有这二者的人少而又少，李国平算其中的一个。

那时，我最替李国平遗憾的是他的相机太差了。一个非专业的只有几百万像素的尼康数码相机。因此他拍的那些图片，都因为像素不够，无法发表在杂志上。但是那时我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肯为摄影付出一切，也是一个对景观的美和光线的变换十分敏感的人，他有着惊人的体力和意志，在青藏高原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摄影，他具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不过，那时他受限于他的设备。记得我曾感慨：当这个人用一些专业的摄影设备武装起来时，他会给我们呈现出那些人迹罕至之处的怎样的风景啊。

几年过去了，我终于见到了有了精良设备的李国平，果然他拿出了让我赞叹的图片。而且用这些图片编辑一本画册，不仅数量足矣，而且品质超群。

画册中的图片大多数所选取的角度是别人所没有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不过由于设备已经换成了一流的专业设备，他的影像质量提高了，这些设备没有辜负他攀登的高度和付出的艰辛。

他站在某一位置，把四座八千米的雪峰——珠穆朗玛峰、洛子峰、卓奥友峰、希夏邦马峰都收入了镜头；他拍扎达土林，层层叠叠，好像上帝的宫殿群……

风光摄影的对象是永恒的，亘久不变的，但照射在景观上的光

是千变万化的。这对风光摄影师似乎是个安慰。因此在一些著名的景点，总能看到一些摄影师把相机架在那里，等待日出日落或者其他时刻光线的变化……在黄山、庐山、峨眉山……在元阳和龙胜梯田，早晨，太阳还没升起，我看到一排排的相机架在那里，好像是在人民大会堂或体育赛场上在抢新闻。

但李国平不用担心，他去的地方，他放摄影机的位置，永远是他一个人，无论光线、云雾怎样变换。他爬得太高，因此他不用担心雷同。

“我看大山多妩媚，大山看我亦如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看李国平的图片我想到了这样两句诗。他是能与大山交流的人，是大山的知己。他拍大山，大山亦拍他。他拍摄的对象本身就是永恒的，不需摄影来制造，但他拍摄的瞬间，却被大山记录了，成为永恒。

回到开头的问题，其实我说摄影大师中无风光摄影，这个问题并不是李国平考虑的，他并没想成为大师。他只不过是对于那些大山太喜爱了，摄影只是为了在不去那些大山时，在家里能够看到那些大山的样子，或者看看那些大山被拍下来的样子。

《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社执行总编

李之著

2011年5月于北京

前言：西域之孤旅

徐凤翔 / 文

记得2009年冬，应“绿色家园基金会”之邀参加“江河十年行”的考察活动。我以“归家”（西藏是我心中的圣殿，我的第二故乡）重访的热切之情随行。边走、边看、边思、边忆，收获和感悟颇丰，更结识了多位精英好友。其中有一位印象深刻——他常为拍摄一个镜头奋不顾身，在光影使用上也有独到的视角，出了不少很值得观赏的好片；他还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途中常纵情放歌，因此被我命名为“帕二”（帕瓦罗蒂第二）；他更对我这个“芳龄八十”的同行者细微照拂，情深谊重，让我别后总难以忘怀，时常念及——对了，他就是李国平，那位在西部行走者中以侠义与无私助人著称的“拼命三郎”。

别后几年相见，我们欢叙于北京东城的一个小咖啡屋中，他出示近作给我欣赏。这一看，引起我三大感叹：一，他所涉地域之广，所攀海拔之高，所摄景观之幻与奇；二，他令常人难以企及之不计艰辛、不计险恶、不计风雪、不计晨昏，尤其是——不计孤独；三、我由此忆及自己三十年前，近二十载春秋于高原深处留下的足迹与缠绵情思，感同身受，感慨万千！

在那间静静的咖啡屋里，我尽情欣赏他的西行作品。面对一张张西域的山川奇景画面，我仿佛看到了那片高原大地上晴雨、晨昏的对接，看到了古特提斯海海床的沉浮起落、水平抬升以及集若干千万年挤压运行的岩层地史。又一次朝拜了冰雪世界中的群峰与水系，领略了它们晨曦夕照的辉煌，风云变幻的飘逸，天地洪荒的史诗历程。

这些图片对西部物态有着尽心尽力、千姿百态的捕捉——他所拍摄的各种植被、景观，从外在到内在，从静态到动态，仿佛一朵一朵小小的雪花，以微小冰晶的形态，共同构成了一个群体，以消融变化的流动，展现出高原世界的博大与恢弘。有一张“冰墙”的图片，尤其让我记忆深刻——如此透明、轻薄的冰雪，一般人难以

将之理解为“墙”，但是，在我们高原上，在人烟近无的地方，却真实地有那一些奇幻的变化，冰墙的确可以薄得透明；而这张寒冬的可可西里湖中心薄如蝉翼的冰墙，正在消融中，那光影的幻化何其迅捷，倏忽而变！等待、抓取、选像……李国平抓住了这个变化过程中的一瞬。这是一个多美、多难得的瞬间啊！此外，冰舌和裸岩沙砾结合部的照片，也让我难忘，因为这是两个世界两重天的形象呈现。

他还拍了若干冰塔林的图片。我曾到过珠峰大本营，亲历过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地貌，经常有感于冰塔林正在消融的现实，所以当看到图片上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的冰塔林时，仿佛又回到了令我心驰神往的冰雪大地。这些冰塔林，有的耸立如方天画戟，有的安静如石椅、石凳、石桌，更有的神奇如冰蘑菇——一根独立的短冰柱，支撑着一块横向的冰砾石，页岩冰砾石卧躺在这冰柱上，酷似一棵冰蘑菇，或者说，一张棋盘桌，我当时在想：是何方神仙有如此的情趣，在这世界屋脊上，下一盘“下不完的棋”！

我还看到这样一幅图片——雪峰之中，风云变幻，一片白云，仿佛一条正在飘行中的白色哈达，飘飘摇摇地飞来，奉献于雪峰之前。这使我回忆起到2009年在尼泊尔乘飞机空中拜谒珠峰时的景象和幻觉，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已“雾化登仙”，牵引着白云之哈达飞身送到高山、雪峰面前……

“帕二”所摄的这些图片，反映着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历史定格，反映着高原四季晨昏天象的各种美景，反映着生物物种的内在活力和运动状态。他把雪域大地晶莹剔透、宁静致远的景象活化了，我从这些图片上看到的是整体的高原，是全球的生态制高点；我在这些图片里找到了归家的感觉，不仅有了一个专业上的回顾，还有一个与古今、天地、生物对话的机会。

令我慨叹的是，这些佳作的产生经过了怎样的千难万险，恐怕

只有我这个三十年前的“高原之女”才能真正体会，才能更加感同身受。那时我曾顶风傲雪，曾披风戴月，曾于不眠之夜坐待黎明，点燃篝火彻夜迎曦。记得我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不眠之夜，夜望明月，枕雨难眠，感怀而吟诗反映当时的情景：“岩旁（地名）露宿残月伴，扎曲（村名）芭蕉听雨眠。”因为我们考察小组几人中仅我一名女士，故我的“孤”是相对的；而“帕二”是一人一车在高原深处，他的“孤”是绝对的。

那时我是在海拔2500米的峡谷地带，植被丰富，气候温和，但却依旧感到生活上的凄苦和精神上的孤独；而“帕二”所至，却是海拔6000~8000米的冰雪荒凉极寒地带。清晨气温何其低？他却要在晨曦前做好拍摄准备。夜晚冰雪何其冷？他却要在寒冷中熬守。但我却能理解他当时亦苦亦乐的心境——因为他面对的美景奇景旷世少有世上难见，他不仅见了，而且拍了，此情此景，常人的确难以适应。我想他可以面对群山放声歌唱，他有这样的情怀，让壮美的回音来与他相伴。

然而我最能感同身受的，还是他在高原上独行时如影随形的那个“孤”字——不论是以一个生物个体的名义，还是以天之骄子的名义，抑或是以一个与野兽同舞的生命名义，这个“孤”字，对于一个男人而言都是难耐的现实；而忍受孤独，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大自然对他要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他才能完成这样的孤旅？而他又要具备多么巨大的体力和耐力，才能完成一个人的行走？鉴于他不惧怕孤独就如同高原峡谷间的野兽，同时也鉴于他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的强大体能也如同高原森林里的野兽，所以，我给了“帕二”另一个称谓：一个在西藏独行的“野兽型生物”。

但不论怎样，大艰辛迎来大享受，大曲折换来大丰收。享受的是什么？丰收的又是什么？对个人来说，这样宏大的天地行走，是心灵一次一次、一段一段的净化洗礼——他是自然之子，此子只不

过是自然界里的生物，万千生物里的一种；然凭此区区个体，却能在大自然里得到精神的最大释放，得到灵魂的最大升华。何为苦？何为乐？虽苦却甜，回味无穷。

至于“孤”，我的“孤”有别于“帕二”彻彻底底的“孤”。我也曾填写一首词时说：“沧海知己众，何惧影单？碧水青山，坎坷荣辱等闲。”

个人知己“众”否？我感到非大“众”，但是也有“小众”；即使在形只影单时也是“小众”；因为我们共同为一个事业行走在大地，或在地球家园的各个角落，因此“孤”而不单。

“小众”的责任何在？责任在于召唤万千大众要珍视、爱护、参与、修复我们的大自然，保护我们的大自然。

从当今全球来看，巨大的资源消耗正在改变着大自然的“健康”，这是现实；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呼唤人类在理念上多一些对自然的尊重，多一些按自然规律办事的观念，多一些节能减排的措施，那么我们对自然资源的耗用就能维持得长一点，留给后人享用之物就能多一点。这应当是我们作为社会人最基本的使命。

中国西域的辽阔大地，虽地广人稀，但是作为这个星球的制高点，它影响着全球，同时也受着全球各个方面的“包抄”影响。所以，“帕二”所拍摄的这些美景、奇景、瞬息万变之景，正是在唤起我们珍视、保护它们的情感与力量。“帕二”尽个人一己之勉力，化“小众”为“中众”，以至于为“大众”，这是国家之幸，地球之幸，自然之幸！

辛娜卓嘎
(高原之女)

徐凤翔
二〇一一年三月于京西

目录 CONTENTS

序言：你拍的不如他，是因为你爬得不够高 /ii

前言：西域之孤旅 /v

喜马拉雅：一个人的行走 /001

玉树—夏日寺—“中国第一湾” /003

雅拉香波神 /014

隆子县—措那—达麻门巴乡—措那 /021

措美—洛扎 /026

色喀古托寺 /035

岗巴县—日乌乡 /040

“陆路孤岛”陈塘 /049

珠峰脚下 /056

珠峰—吉隆沟—仲巴 /065

冈仁波齐神山 /072

古格遗址—札达 /085

狮泉河—扎西岗—印度河出口—扎西岗—狮泉河 /098

记忆·片断 /107

可可西里·2006 /109

通天河·2006 /123

长江源·2007 /136

雪山冰川·2005 /151

后记 /174



喜马拉雅 · 一个人的行走





玉树—夏日寺—“中国第一湾”

以前还没有外地人来过夏日寺，

我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

外地人！

我是第一个

拍摄到

如此壮观的

“中国第一湾”的摄影师！



色吾曲，长江通天河的一条支流，
在青海曲麻莱县叶格乡的一个山头上，
山下有个河谷五彩斑斓，
中间的色吾曲在蓝天的映衬下



悠然地穿过谷底，



在高山上俯视大地之幻化，
美轮美奂。

考察队的所有成员都不会吝惜胶片，

我用4×5和612胶片机不断地拍了一张又一张。





老早就起来，写好短信就往山上爬。可是想发短信之时，听见山下有人叫出发，没有出发成，却突然没了信号。直到中午13:01到了立新乡，车队突然停下，才有了信号，大家赶紧通话和编辑短信，因为待会儿过了村庄信号就又会消失。我也赶紧发短信，打电话，却没人接听。

到了夏日寺，杨勇带车队直接去拍通天河，而没有去寺庙。下山时我也不想去寺庙，因为上次地震救灾时来这里拍的照片没有带来，有些不好意思；后来联系帐篷时，给他们送过一堆衣服，算是一种补偿，让我心里略微好受些。但“猴子”跑过来说：“别人都已经看见你了！”我只好过去。这些藏族人却一如既往地欢迎我，喇嘛们说我比上次来时显得更憔悴、更瘦弱了。

夏日寺是曲麻莱县八盖乡境内通天河边的一个藏传佛教寺庙，然而从曲麻莱县可去不了夏日寺，必须绕道治多县才能到达。2010年4月玉树地震时，我一人驾车来到这里了解受灾的情

况，当时寺庙的房屋被震坏了，到现在所有的功课和法事活动都还在帐篷里进行。就是在那一次，我了解到：以前还没有外地人来过夏日寺，我是第一个。

傍晚群狗齐吠，山脊出现了一只雪豹，遗憾的是就差几秒，我刚架好机器它就跑开了。这里碧绿的草地四周环山，通天河九曲回环，寺庙钟声亲切安详，一切都那样和谐。我真不愿离开，真想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来这里分享美景和宁静。

非常想发信息，可是没有信号，真让人着急——因为这里太美了。所有来这里的人无不惊叹它的美：草地、鲜花、雪豹、盘羊、藏原羚、藏羚羊、苍鹰、无与伦比的“中国第一湾”——九曲通天河……这季节的夏日寺，比我四月来玉树救灾时美多了。

最让我兴奋的是傍晚，眼睁睁地看着一头雪豹跑了，虽然没有拍到，却理解了什么是“世外桃源”……而这里的人对我特别尊敬……多想让朋友与亲人也能来分享这一切……特别想念！

004/005

“通天河第一湾”，即“中国第一湾”，
通天河九曲蜿蜒，几乎360度地环绕在山下，
使河边的夏日寺集人文、地理诸多要素于一身，
并成为避暑、摄影、户外探险的胜地。

这一景观我2007年在网上见过卫星图，2010年地震救灾时我来过这里，
当登高远眺眼前景象的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为能成为第一位来到这里，
第一个拍到如此壮观的“中国第一湾”的摄影师而感到三生有幸、畅快无比，
而此中的艰辛和危险也显得微不足道。

007/

这样的光线、这样的场景无法用语言来描绘，
可遇而不可求的光线，令我三生有幸，
大自然才是无与伦比的绘画大师，而我只有静静欣赏的份儿。



